

以后的以后

犀利中年

我的清醒始于中年。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。春林渐盛，春水初生，春风十里，皆不如我的新生。

小山楼 A15

偶翻旧报，看到两则旧闻，放在今天，仍有新意。

一则消息是，“向来低调的碧桂园集团创始人、千亿富翁杨国强昨现身中大与学子谈自己谈人生——我们的8岁以前没穿过鞋”。“我从来都没想过做什么首富，我只是踏踏实实地每天工作而已。”这是杨国强的人生态度，而在听众最为关心的如何赚钱、如何成功的问题上，他认为，幸福感不是有钱有权就可以得到的，最重要的是得到他人的认同。

不知有多少人能听得进女首富他爹的肺腑之言，在这个不断有炫富女“惊现”的时代！

而同一天的报纸上，在别的版面，刊登了另外一则消息。话说上海创智天地广场上举行了一场大学生创业咨询服务活动，本是上海大学创业周闭幕前的一个高潮项目，没想到却出现了冷场：设摊的接待人员

比前来咨询的大学生要多。偶尔光顾的几个大学生，问出的“幼稚”问题，让专家们大跌眼镜。新民晚报的记者由此写出了“大学生创业咨询活动遭遇冷场——只想坐老板桌，不愿走曲折路”的新闻。

恰好有个孩子跟我谈他的理想，他说，他的将来，希望能在繁华的大都市，有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，不需要东奔西走，又要能有买车买房过得去的薪水。他何尝不是那个只想坐老板桌的人啊。可是又有多少人的成功能省略掉那些曲折的过程呢？

马云，成功者吧，他在清华大学演讲时，这样回忆自己的高考经历：“高考我并不算很成功，考了几年，我数学1分那是真的，第二年考19分，第三年考了89分，但我从来没放弃过”。俞敏洪，同样是永不言弃的励志者。农家孩子，高考落榜

了两次，最后一次很意外地考进了北大。大学期间，读了八百多本书，拼了命地往前赶，但是成绩一直排在全班最后几名。看上去是多么郁闷而无趣的人生啊？要知道，对于许多人来讲，高考都是不堪回首的噩梦一般的经历，更遑论失败了一次，又失败一次，那真是需要有强大的心智，强壮的体魄，才能有勇气独自走过那些黑暗，才能有希望拥抱到新的黎明。马云和俞敏洪，都不是天生学霸，都是如你我一般平凡的蜗牛，不同点在于，他们是有雄鹰意志的蜗牛。对于未来，马云给毕业生们的建议是三个坚持，第一永远坚持理想主义，第二要坚持担当精神，第三要坚持乐观的正能量。而俞敏洪演讲必说的是，必须要具备一种能力，就是持续不断地努力。我想，这就是他们成功的原因。

■文/玉生烟

据称百度的人才观念，第一是“招最好的人”，第二是“给最大的空间”，第三是“看最后的结果”，第四是“让优秀的人脱颖而出”。李彦宏透露他喜欢的员工必须具备三大条件，很强的学习力、认同百度文化、办事干练。他常常强调，员工长本事的速度，决定公司前途。字字句句，说的仍是努力二字。

这段时间，多少孩子踌躇满志，多少孩子暗自神伤。得意者固然可喜，失意者也并非失去未来。得意者可以做百度需要的那种“最好的人”，失意者，难保以后不是下一个马云呢。未来，拆解开来，也就是以后的以后，以后的以后，你会是什么样，决定权在你自己。套句时髦的歌词，“如果对自己妥协，即使别人原谅，我也不可能原谅，最美的愿望，一定最疯狂。”是啊，人生怎可轻易地就过早定输赢呢？！

神州由此分南北——太白山纪行之一

凯风吹

凯风自南来。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，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晓。

度过半生，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之后，才渐渐明白，凯风拂过时已告诉我一切。

山峰是诗人灵感的源泉。诗因山而作，山因诗而名。因为韩愈说了一句“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关马不前”，秦岭名气就更大了。太白山是秦岭最为雄伟的山，秦岭的最高峰拔仙台就在太白山上。太白山名气也很大，因为李白在更早时说过：“西当太白有鸟道，可以横绝峨眉巅”。对这座充满诗意的大山，我心仪已久。“五一”期间，我们抵达秦岭深处一个名叫厚畛子的小镇，在那里，向导带领我们前往太白山，计划徒步两天，登上主峰拔仙台。

我们沿黑河进山。黑河其实是一条山溪，发源于太白山顶端，因冰雪融化而成。在前往太白山的路上，我先是见到了黑河水库。这是一座典型的河道型水库，两岸山陡林密，库里水质清澈，据说，黑河水库平均每天向西安城区供水80万立方米，其中99%是一类水质，可以说，黑河是西安的生命河。看

到这么美丽的水库，我们很想看看她的源头。

刚进山不久，就看见了著名的铁甲树。这棵树树干高大，树冠达百十平方米。据说树皮十分坚硬，像铁甲一样，所以叫做铁甲树。传说这树很神奇，能满足人们的愿望，于是许多人把许愿的红布条挂在树上，以求灵验。我们在树下停留了一会，观看其伟岸的风姿，铁甲树也在默默看着我们。树下有人摆摊卖东西，还有人戴着帽子小憩，他们跟大树一起，构成一道温馨的风景。有了这棵树巨人般的守护，我觉得山里人很有福气，再看这棵树朋友般的注视，我觉得我们同样有福。

沿河而上，水随山转，人随水走。水流时急时缓，山谷时开时合。由于河床落差较大，常形成险滩急流、深潭幽谷。我们沿河上行了十几里路，见到的都是清澈的水流、白色的河床。河的两岸是白色的石壁，有的地

方被水流冲刷得光滑滑的，现出少许褐色的纹理，就像在画布上不经意的涂抹。河里的石头有大有小，有方有圆，也全是白色，给人一种特别干净的感觉。我觉得，这可能是中国最洁净的河流了，只是有点纳闷，这么白的河流怎么会叫做黑河呢？

从铁甲树到三合宫瀑布，我们一直沿黑河上行。山谷中，头顶翠峰迎送，谷中花树掩映。一溪洁净的春水，或急或缓，或潭或瀑，曲折潆洄；两岸盛开的高山杜鹃，风情无限。溪畔石间，野花小草，啼鸟鸣蝉，景色迷人。

快到三合宫瀑布的时候，阵阵水声传来，眼前出现了升腾的水汽。往上一看，一条水帘轻轻地挂在悬崖上。瀑布不算宽，水流也不算大，但水流身姿曼妙，一路下来，宛如一幅珠帘。水流入池，砸入水面的气势有些婉约，激起阵阵水雾，奏出的声响很大，我们就坐在水边，

可并不觉得吵闹。

潭边有一片高大的高山杜鹃，从粗壮的树干和树皮上的瘤来看，这片树很老了，同伴们说估计有200多岁。一个同伴开玩笑说，这树要是运回去，恐怕每棵要卖20多万。我说还是留在山里吧，这树已经习惯了山里的一切，一大把年纪若要背井离乡，恐怕活不了了，所以再值钱也不能挖走。一棵活过几百年的树，是不能以人的价值观去衡量的。如果不以人的价值观而是以树的价值观去打量，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，都是有罪的。看到我这么伤感，同伴安慰我说，好了好了，别难过了，我们不卖这树还不行吗？

我默默地望着水潭，潭里一望见底，溪流潺潺有声。山风掠过，似高僧空谷抚琴。同伴笑语阵阵，成高山流水之韵。在幽深的山谷里，天堂是如此真切。

亦云

生活原香

年华向晚，初心不丢，流年里摇曳的原香最是怦然心动。

那年，我和亦云一个宿舍。在此之前，亦云与海员男友的恋情刚刚无疾而终。

我一直认为，亦云很耐看，有修养，沉得住气，碰上一个懂她的人，将是那人一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只是自身框架结构拉的比较大，介绍人只得从匹配角度出发，寻觅大块头，间接导致亦云进入剩女行列。

海员身高一米八，颀长而有质感，如一股强热带风暴，从海面呼啸而至，简直叫亦云站立不稳。大家都很看好，笑说亦云这次差不多了，介绍人也跷着二郎腿专等喝喜酒了。谁料三月后传来二人分道扬镳的消息。我问亦云，为啥呀？亦云轻松地说：“他的舌头是冰冷的。”介绍人是单位老同事，闻言沮丧透顶，自此金盆洗手。

亦云不大出门了，说男人是无趣的东西，塞着耳朵眼听歌，整宿整宿。于是我知道了陶子的歌，“十个男人，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很可爱

……”

十月，单位分进了一批新人，宿舍区热闹非凡。我去了分院，与亦云告别：“不要因噎废食啊！”她笑：“还有一个可爱的男人没出现呢！”

年底，大家在屋檐下晒太阳。我捧着暖手炉，听到一条爆炸性新闻：小鱼在追求亦云。小鱼给亦云过生日，买了一大束玫瑰和一个大蛋糕，送到亦云办公室，当众深情表白。小鱼瘦小小，年龄不到二十，身高不到160，体重不到50。

年后，我换了一家单位，与亦云联系渐少。我所知道的是：亦云和小鱼跌进了热恋的万转千回。小鱼这孩子，一眼就瞄准了大他八岁的亦云，似乎看穿了她，志在必得。据说曾有好心递话之人，谁知亦云当人面砸了一个玻璃杯，碎碎的玻璃碴子，四处飞溅，像无处不在的闪电的眼睛。半年后，亦云和小鱼结婚了，再后来，有了一个女儿。我常常感叹，亦云是个真女

子，敢爱敢恨，爱，也只由着自己的心。小鱼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孩子，亦云的父母却是公务员，如果说亦云不是追求“还有一个很可爱”，除了傻的，呆的，坏的，也该是面上一个说得过去的门当户对，别人羡慕的例子。我曾复述此事给我的朋友，她们大多数听了，表示震惊，不可思议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一句评论。

日子不管不顾的过。某年某月某天，管药的老马突然问我：“你认识亦云吧？”“对呀。”“她和小鱼离婚了，孩子归亦云……”我一阵眩晕，小鱼婚外恋了。小鱼，小鱼，果真就像一条滑溜溜的小刺儿鱼吗？我为亦云惋惜。小鱼是光鲜体面辞旧迎新，同在一单位的亦云，心里将是怎样的翻江倒海呀！小可爱男人的攻击力，对大女人来说是致命的，除非，她具备足够的自信、忍耐、骄傲，以及强大的心理承受力与面对失败的勇气，否则，当成熟起来的小男

人能轻松应付别人夸张的调侃时，大女当事人终究还是如坐针毡吧。

这是十年前的事了。昨天，我意外见到了送女儿学琴的亦云。这也是我敢于敲下这段文字的因由。我很惊讶，亦云并没有多大变化，谈吐之间，知性优雅，一如我以前就喜欢的样子。只是瘦了，略施粉黛，反倒清丽动人。除了工作，我没有问及她的私事。她的身边有一位温存的男人相伴。

像亦云这样的女人，遇事不会怪罪别人，她只会想到自己的问题，她也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，她更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愿，委曲求全，抑或慌不择路。为着自己的心，爱一次，是勇敢的，同样为着自己的心，放手不爱，也是需要勇气的。“离婚不是枯萎，而是盛放”，亦云就是这样，所做的只是生活，并且温柔地、宁静地，接受一切，迎着明天走去。

■文/文靖